刀石之恋

——胡强的书法和篆刻

偶得胡强书法作品一幅，篆书对联：“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屏。”他的篆书，笔笔见力，功底深厚，出自赵之谦一路，风格高古，宛如新月，弥漫着宁静、旷古之气。

胡强创作照 （赵安炉 摄）

赵安炉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是梁武帝对王羲之书法的高度评价，一是赞美其书法动感强烈、奔逸绝尘的生命力；二是赞赏其尊贵、安宁的静态之美，在安静中散发出平和的韵味。

认识胡强有些年头了，他的个性不事张扬，内敛安静，安静的人才能写出安静的字，字如其人一点不假。老子说，“静为躁君”，静也是一种效果。与动态相比，静态的书法更像是一位娴静的女子，或一位参透沧桑的老人，或一位心如秋空的隐者，眉目安详，不动声色。眼前这幅字，绝无半点浮躁，静如一泓清泉，用笔极美，给人以精到、准确、细腻、坚韧的美感。

胡强作品

苏东坡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同时他又认为：“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胡强习书三十余载，恰恰做到了这两方面，既有苏东坡说的苦练，又能“通其意”。一般来说，练就手腕上的功夫相对容易，只要肯花工夫。但是掌握技巧成书匠的人多了去了，最终能成书法家的却是少数。所以，学习书法，比手头功夫更重要的是通其意，悟其性，明其理。胡强的书法不但在省展中获奖，还能走进国展，可见，他并非只会写写现成汉字的一个书匠。

初识胡强时，只知道他是玩篆刻的。那时，他的篆刻作品已在宁波市崭露头角，在省展中频频亮相。他的篆刻，大刀阔斧、直抒胸臆，追求自然，兼顾情趣。承蒙垂爱，胡强给我刻过一枚名章，结体奇巧，线质古拙，线律明快，在古韵中彰显出极强的生命力，与我粗犷奔放的草书风格相得益彰。后来他又为我刻了一方“一草堂”，奇与正，虚与实，巧与拙，相映成趣，线条生辣劲健，雄强霸悍，既有“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悲壮，又有二胡独奏曲《良宵》的抒情，方寸之间山野之气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爱不释手。

30年只做一件事，良工心苦，寒灯夜雨，寂寞穷年，他就这样，在刀与石的碰撞中表现了自然的物象，抒发了主观的情感，激发出艺术的火花：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评展优秀奖。当然，亦能在国展中入展、省展中获奖。

翻开《胡强书法篆刻作品集》，最喜爱的是那方《抱朴含真》，章法奇正相生，线条苍浑厚朴，见刀见笔。在保持了汉印整体的神采韵味基础上，又显示出宽舒、和平、庄重的意味，极有抱朴之感。同时，又具有现代的审美意趣，鲜明的个性特质，平整中又不乏流动感，蕴含了线条的统一、包容、含蓄。

搞篆刻的，能把书法“写”进国展的不多；搞书法的，能将篆刻“刻”进国展的更少。然而，胡强做到了。他是属于那种一生只把一件事搞好的人，“功夫全在清冷时，三十年如一日”，便是他所崇尚的艺术态度。他曾说：不羡慕别人的生活，才会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才能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干自己的事，才能有所成就。定力是决定你分量的砝码。

爱的礼赞

山 佳

一部优秀的电影，不在于投资大、特技炫、大腕多，而在于他能否直击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让人看后受到心灵的震撼，久久不能忘怀。来自印度的《地球上的星星》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影片由印度天王级导演阿米尔·汗执导并出演。故事的主人公是三年级的孩子伊夏。他生活在印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早出晚归，在外打拼，母亲温柔贤惠，操持家务。上学前他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上学后一切都变成了灾难。伊夏不喜欢“标准”的教学方式和一成不变的学校“秩序”。他脑子里充满各种奇思怪想，上课的时候，常常天马行空，心不在焉。每次测验，对他来讲就是一场煎熬。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全班倒数。他是负面典型，老师呵斥，同学嘲笑，罚站挨打是家常便饭。他是“笨蛋”“白痴”的代名词。在异样的眼光中，伊夏变得敏感好斗，一言不合就跟邻居小孩打架。他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坏孩子”。影片与此同时塑造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作为陪衬。这个人就是他的哥哥，门门功课全班第一，乖巧懂事，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好孩子。伊夏在学校不快乐，在家里不开心，只有放学后在小溪边抓鱼玩耍时，脸上才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随着情节的发展，伊夏因为成绩太差而被学校劝退，失望的父亲决定送他去寄宿学校。伊夏哭着喊着求爸爸妈妈不要送他走。最终，他还是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他完全不适应新学校的生活，成绩一如既往的糟糕，老师的体罚、责骂常常伴随着他。他想努力学习，但一无所获。被孤独无助裹挟的夜晚，他躲在洗漱间暗自垂泪。他沮丧、懊恼，压抑的情绪无处表达。他撕毁课本，扔掉书包，绕着操场狂奔……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但没有一个人回应他，理解他，帮助他。从此以后，他关闭心门，自暴自弃，拒绝与任何人交流，经常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凝望天空。好几次，他攀爬上学校的围墙，下面是悬崖峭壁……眼看烂漫花儿即将凋谢，幼小生命即将枯萎。伊夏的命运牢牢地抓住观众的心。

这时，一个神一样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他的美术代课老师、由阿米尔·汗扮演的尼克。当尼克老师跳着舞、吹着笛子出现时，教室里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这个镜头奠定了电影后半截的主基调。当孩子们问尼克讲台上为何没有画画的参照物时。尼克老师回答：“小小的讲台容不下你们的想象力。”尼克老师充满新意的教学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影片已经在暗示，尼克将拯救伊夏。果然，尼克很快发现了伊夏的与众不同。他了解了伊夏的情况，研究了伊夏的作业，发现伊夏有轻度的阅读障碍症。而之前所有老师都认为他脑子笨，没有前途。尼克心痛不已，一个可爱的孩子，生命还未绽放，就被宣判“死刑”。尼克进行了家访，做伊夏父母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不要抛弃他。同时，他发现了伊夏在画画方面的天赋。在课堂上，尼克讲述了爱迪生、爱因斯坦和自己小时候也患有阅读障碍症的故事。伊夏低着的头渐渐抬起，眼睛有了亮光，脸上有了表情。尼克逐渐走进伊夏的内心，辅导他学习，带着他一起画画、玩游戏。伊夏逐步建立了自信，喜欢上了读书，成绩一天一天好起来。故事的高潮出现在全校举办的绘画比赛上。伊夏画的画超过了尼克老师，夺得冠军。一个被世俗的“标准”和“秩序”抛弃的孩子，在尼克老师关心下终于脱胎换骨，羽化成蝶，让观众笑中带泪。

这部影片揭示的教育问题，令人深思。伊夏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我们孩子的影子。而习惯用统一标准来衡量不同个体，也是我们家长和老师常犯的错误。在全校师生参加的绘画比赛中，孩子们用自己的画笔，夸张地描绘了老师在课堂上“凶神恶煞”的表情，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影片的主题是创新、发展、尊重，希望社会、学校和家庭包容、宽容孩子们的缺点和不足，希望每一个个体生命及其发展得到充分尊重。

佳作欣赏

秋风起，毛蟹肥 （作者 李羡唐）

电影笔记

切或不切是个问题

——略谈《武士道残酷物语》及《切腹》

贺秋帆

日本的武士电影笔记，我以前结合新渡户稻造的有关著述专门评论过黑泽明的《七武士》（见2014年4月6日《宁波日报》),本文算是反向再述。两片皆拍于1962年，翌年,今井正导演的《武士道残酷物语》柏林擒熊,小林正树的《切腹》拿了戛纳评审团奖，两者所取均为批判视角,值得并置一说。黑泽明镜中的武士即使境况惨淡,总还守着一个理想化的道，今井正的镜头里，一部武士史就只剩一笔负资产了。

电影始于现代日本的一桩自杀未遂事件，因为未婚妻的自寻短见，公司职员饭仓进不由得想起他近日拜读的家藏三百年之久的祖辈日记，且来翻翻他家的历史。庆长年间（十七世纪初），祖先饭仓次郎因关原之战失败，投靠信州的堀式部少辅做了家臣，后来为了替主公背黑锅，不得不承担岛原之乱的过失，只好切腹尽忠。次郎长子佐治卫门因为主公病死，依照惯例藩内高阶武士必得一一殉死，所以丢下妻儿步了乃父后尘，不在话下。元禄年间（十七世纪末），饭仓家第三代久太郎长相俊美，被藩主强收为男妾，久太郎不堪其辱愤而与藩主之妾萩之方私通，事发后被施以腐刑，幸得事前萩之方已有孕在身，总算留了后。

天明年间（十八世纪末），第四代饭仓修藏混得更惨。为了贿赂江户幕府，藩主要他把妻女一齐呈上，当了礼品。为了顾全大局，自己最后落到被主公赐死的结局，因短刀是主公所赐，他还觉得切腹之举不失颜面呢。再看明治年间，第五代饭仓进吾依旧忠心耿耿伺候着堀家最后一位藩主堀高启，临了还被那痴呆的藩主玷污了心爱的女友，自己则死在甲午之战中。昭和年间，局面有变，饭仓家改效忠天皇了，到了第六代，也就是影片的主人公饭仓进这代，哥哥饭仓修进了神风特攻队，尽忠了，这以后世道又变，虽然不必效忠天皇，但他这个小小的上班族却不得不效忠公司，上司知道他的未婚妻在敌对公司当打字员，要求他指使未婚妻取得对方的投标文件。公司如愿中标，但上司为了不让对方公司起疑心，要求饭仓婚期延缓到完工再说，于是引发片头的未遂自杀事件。

饭仓家史，就是一部愚忠受虐史，这种家奴效忠主公，将性命及家人交给主上的观念基本上莫非来自邻国？殊不知“忠X爱X”云云，都是叫别人去寻死的一套说辞，不料这些武士们竟然当了真，个个义无反顾舍弃自我，再后来，发展到施虐近代东亚的洪水猛兽。此片对日本武士传统的深切反省令人称道，原作小说《被虐的谱系》出自武侠作家南条范夫之手。此片多处出现切腹，所以就连带说说小林正树的《切腹》。

宽永年间（十七世纪中叶）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实施中央集权，诸侯大名被削弱，武士纷纷成为浪人，生活无着。浪人饿了肚子，于是跑到藩主家，扬言要在玄关当中切腹，一般总能得钱而去，切腹于是成为流行一时的敲诈手段。影片开场，浪人津云半四郎来到名门井伊家如法炮制，主人斋藤勘解由提到了去年有个浪人千千岩求女也来过这么一出，这厢里一口应承下来，为求女准备停当，求女却再三推托，众人发现他携带的原来是一把竹刀，便逼他以竹刀切腹，求女不堪痛苦最后咬舌而死。原来这求女乃是半四郎的女婿，他为给妻儿治病，才出此下策筹钱，半四郎此来的真正目的是报仇，最后，在把井伊家的高手一一解决之后，半四郎履行诺言，完成切腹。

《切腹》的叙事技巧相当高妙，其实是一个下午里发生的事情，但通过津云半四郎和井伊家主人的对话，把半年前千千岩求女的悲惨故事带出，我们才发现津云半四郎关于切腹的胁迫之真正意图。他原来的主君早就因家业崩溃为保住名节而被迫切腹，女婿因为生计问题，他武士刀早已典当了出去，这就是武士的普遍的命运。但津云半四郎在手刃井伊家三大高手之后，才终于坐到井伊家的天井，行他的切腹大礼，为的是借此大大羞辱名门井伊家，而井伊家也不得不向外宣布所死的门客都是生病而死，这就把体制内的武士阶层及其靠山的本质，做了深入的嘲讽。回到新渡户道造《武士道》，此书第12章，专门有对于切腹的研究，是我读到的新鲜文字，此处袭用文抄体，供批判用，正看反看全在读者——

之所以特意选择身体这个部位切开，乃是基于以这里为灵魂和爱情的归宿之处的古代解剖学的信念。摩西曾记下，“约瑟为其弟而（心）肠如焚”（《创世记》四三之三〇）；大卫向主祈祷别忘了他的肠子（《诗篇》二五之六）；以赛亚、耶利米以及其他古代的通灵者说过肠“鸣”（《以赛亚书》一六之一一）或肠“痛”（《耶利米书》三一之二〇）。这些都印证那种日本人中间流行的、灵魂寓于腹部的信仰。虽然“腹”这个词，比希腊语 phren 或 thumos 范围要广，但日本人也同希腊人一样，认为人的灵魂寓于这一部分的某处。法国人，尽管他们最优秀的哲学家之一笛卡尔提出了灵魂存在于松果腺的学说，却把在解剖学上还很模糊而在生理学上意思明确的 ventre［腹部］这个词，今天仍然用作“勇气的意思”。同样，法语的 entrailles（腹部）也用作爱情、怜悯的意思。这种信仰并不是单纯的迷信，比起把心脏作为感情的中枢的一般观念还是很科学的，日本人超过了罗密欧，不需要向修道士打听，就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臭皮囊的哪个丑恶部位住着人的名字”，现代的神经学专家谈论所谓腹部脑髓、腰部脑髓，提出这些部位的交感神经中枢，通过精神作用，能感受到强烈刺激的学说。这种精神生理学说一旦得到承认，切腹的逻辑就容易构成了——我打开我的灵魂宝库，给您看看它的样子吧。是污浊的还是清白的？请您自己来看它吧。

《切腹》片尾的决斗拍得荡气回肠 （贺秋帆 供图）